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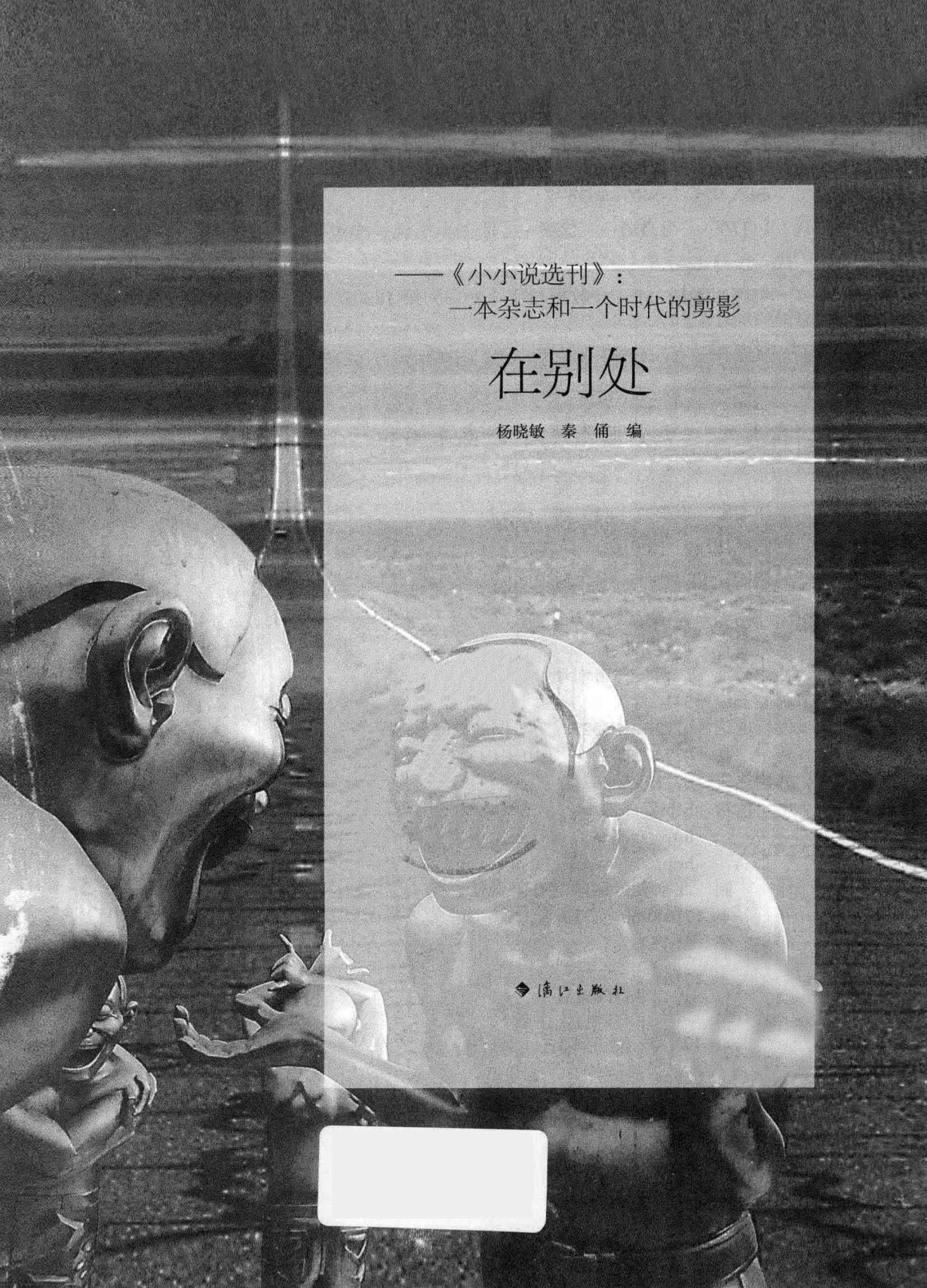
——《小小说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

在别处

杨晓敏 秦 俑 编

韩少功 《青龙偃月刀》
史铁生 《恋 人》
曾 颖 《民工看球》
田双伶 《亲密油条》
非 鱼 《幸福生活》
孙道荣 《你有多重要》
李永康 《中国传奇》
凌鼎年 《狼来了》
魏永贵 《脸面》
周海亮 《请求支援》





——《小小说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

在别处

杨晓敏 秦 俑 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别处:《小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 / 杨晓敏, 秦俑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7-6638-2

I.①在… II.①小… ②秦…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020 号

在别处:《小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

编者 杨晓敏 秦 俑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638-2
定 价 36.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 | | | |
|--------------------|----------|------------------------|----------|
| 探 监 | 孙方友 (1) | 秦 桧 | 凌可新 (50) |
| 斗 鸡 | 易 凡 (2) | 失去记忆的日子 | 陈 敏 (52) |
| 陆地上的船长 | 谢志强 (4) | 一条短裙 | 张春燕 (54) |
| 江南十匠 (选五) | 海 飞 (6) | 古铜上身白上身 | 刘 齐 (56) |
| 绝 唱 | 滕 刚 (15) | 别墅的力量 | 范子平 (58) |
| 砷 米 | 刘黎莹 (17) | 别问我是谁 | 申永霞 (60) |
| 奇花异草 | 江 群 (19) | 黍地里的秘密 | 修祥明 (62) |
| 伏 击 | 傅昌尧 (20) | 方 式 | 袁炳发 (64) |
| 细 节 | 潘 格 (22) | 逍遥游 | 聂鑫森 (66) |
| 表 弟 | 戴 涛 (24) | 初 恋 | 邓洪卫 (69) |
| 一尊获奖塑像的诞生
..... | 马 丁 (25) | 火 灾 | 罗伟章 (71) |
| 教育诗 | 王保忠 (27) | 讲 究 | 孙春平 (73) |
| 一条鱼 | 李世民 (30) | 都市到哨所的距离 (六题)
..... | 杨晓敏 (75) |
| 父亲的守候 | 魏永贵 (32) | 朋友, 你在哪里 | 刘建超 (84) |
| 民工看球 | 曾 颖 (34) | 星期三回家 | 张春燕 (86) |
| 父亲的泪 | 邓洪卫 (35) | 偷 盐 | 相裕亭 (88) |
| 私 奔 | 傅爱毛 (37) | 我的网恋手记 | 秦 俑 (90) |
| 老街汉子 | 刘建超 (39) | 刨 树 | 王奎山 (92) |
| 领 悟 | 潘 格 (41) | 身后的人 | 袁炳发 (93) |
| 当一回县长 | 朱占强 (44) | 模特儿与车 | 刘国芳 (94) |
| 蝶恋花 | 滕 刚 (46) | 祝 福 | 于德北 (97) |
| 亲密油条 | 田双伶 (48) | 关键词 | 蔡 楠 (98) |

- | | | | |
|---------------|-----------|---------------------|-----------|
| 花匠老丁 | 安 勇 (100) | 你有多重要 | 孙道荣 (173) |
| 伊人寂寞 | 陈 毓 (102) | 摸 秋 | 陈永林 (175) |
| 青龙偃月刀 | 韩少功 (104) | 启蒙教育 | 谢志强 (178) |
| 大 师 | 聂鑫森 (106) | 布袋子 | 王奎山 (180) |
| 偶 然 | 王奎山 (108) | 老街三题 | 刘建超 (182) |
| 黄羊泉 | 谢志强 (110) | 捕鱼者说 | 夏 阳 (188) |
| 活着的手艺 | 王 往 (112) | 鱼 鹰 | 胡 炎 (190) |
| 猎 豹 | 申 平 (114) | 唐小虎的理想 | 王海椿 (192) |
| 滑一刀 | 刘建超 (115) | 花戏楼 | 红 酒 (193) |
| 浪迹江湖三题 | 宗利华 (117) | 夜凉如水 | 符浩勇 (195) |
| 最后一颗子弹 | 奚同发 (125) | 角 色 | 刘国芳 (197) |
| 青岛啊，青岛 | 刘兆亮 (127) | 蛇 | 宋以柱 (198) |
| 荒 | 非 鱼 (129) | 三月花开 | 石 鸣 (201) |
| 锄禾日当午 | 乔 迁 (131) | 海军往事（四题） | 陆颖墨 (203) |
| 马涛鱼馆 | 蔡 楠 (133) | 大 鱼 | 安石榴 (211) |
| 民工三题 | 李世民 (135) | 纪念白求恩 | 蔡 楠 (212) |
| 水家乡 | 蔡 楠 (140) | 奇人大冯 | 苏 北 (214) |
| 玩 家 | 聂鑫森 (142) | 我的光明你的眼 | 何一飞 (216) |
| 记忆力 | 申 平 (145) | 幸福一小时 | 奚同发 (218) |
| 化 妆 | 秦 俑 (146) | 老人、孩子和羊 | 曾 平 (220) |
| 打野猪 | 王奎山 (148) | 温少庭 | 赵明宇 (222) |
| 厂 子 | 曾 平 (150) | 树叶绿的时候下了场雪
..... | 高海涛 (224) |
| 风云散 | 王 往 (152) | 马然的理想 | 田洪波 (226) |
| 狼 性 | 尹全生 (155) | 和金融危机碰杯 | 孙春平 (227) |
| 看星星的人 | 陈 毓 (157) | 麦子黄了 | 刘立勤 (229) |
| 光 头 | 安 勇 (159) | 鹰 唱 | 更 夫 (231) |
| 幸福生活 | 非 鱼 (160) | 铸 剑 | 凌鼎年 (233) |
| 飞向空中的盆子 | 芦芙荻 (162) | 收藏三题 | 夏 阳 (235) |
| 请求支援 | 周海亮 (164) | 知己话 | 赵 新 (241) |
| 偷 食 | 宋以柱 (165) | 赶 花 | 陈 毓 (244) |
| 一匹马的微笑 | 珠 晶 (167) | 马不停蹄的忧伤 | 夏 阳 (246) |
| 蒙面人 | 罗伟章 (169) | 方向盘 | 邓洪卫 (248) |
| 天 浴 | 更 夫 (171) | | |

- 歧 途 …………… 于德北 (250)
- 旧 爱 …………… 凌可新 (252)
- 我在天堂等着你 …… 潘 格 (254)
- 乡村传奇 …………… 王奎山 (256)
- 来不及相爱 …………… 非 鱼 (258)
- 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 莫 美 (260)
- 过完夏天再去天堂 …… 墨中白 (262)
- 脸 面 …………… 魏永贵 (264)
- 人与虎 (三题) …… 申 平 (265)
- 战 友 …………… 周海亮 (270)
- 中国传奇 …………… 李永康 (273)
- 儒 雅 …………… 刘建超 (274)
- 兄弟们长大 …………… 周 涛 (277)
- 减 法 …………… 陈 毓 (278)
- 洗 礼 …………… 聂鑫森 (280)
- 英雄论 …………… 易 凡 (283)
- 雪山哨卡的小草 …… 谢志强 (285)
- 拉着小车散步 …… 赵 新 (286)
- 庄稼二题 …………… 曾 平 (289)
- 狼来了 …………… 凌鼎年 (292)
- 空空的老家 …………… 非 鱼 (294)
- 爷父子 …………… 肖建国 (296)
- 幸存者 …………… 梁小萍 (298)
- 袅袅升起的炊烟 …… 芦芙荭 (299)
- 都市一角 …………… 夏 阳 (301)
- 吉之刀 …………… 安石榴 (303)
- 恋 人 …………… 史铁生 (305)
- 乡村英文 …………… 韩少功 (306)
- 假若树能走开 …… 陈 毓 (308)
- 一个人和羊 …………… 王 族 (311)
- 鹅 …………… 谢志强 (312)
- 薄荷的邀请 …………… 田双伶 (315)
- 平原诗意三题 …… 王 往 (317)
- 隔壁的父亲 …………… 周海亮 (323)
- 戏 霸 …………… 刘建超 (325)
- 邬豁子 …………… 陈源斌 (327)
- 外婆家的杨梅树 …… 莫 美 (329)
- 幻 想 …………… 袁炳发 (331)
- 在别处 …………… 陈 武 (334)
- 葬石记 …………… 韦 名 (335)
- 四季花开 …………… 茨 园 (337)

探 监

孙方友

他因贪污受贿罪被判了死刑。被捕前他曾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当行长那一年他才三十二岁，是全市最年轻的行长。只可惜，他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与老婆合伙贪污了上千万元。东窗事发后，他的老婆畏罪自杀，他被捕入狱。

他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就留在了省城。小的时候家里很苦，因为父亲死得早，当年他上高中上大学全靠弟弟帮他。弟弟是个残疾人，拐了一条腿，但会劊猪的手艺，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挣来的钱全供了哥哥上大学。他的母亲已年过古稀，身体不好。他原想将母亲与弟弟一同接进城来，可妻子非常看不起拐腿弟弟，觉得他干的是“下九流”，太丢人，所以不愿意接纳。母亲为了弟弟，也不愿进城，一直在乡下。

他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今年已七岁，原来在贵族学校上学，妻子死后，妻子的娘家人为避嫌不愿接纳他的儿子，他只好让弟弟接儿子回了乡下。

他的家乡距省城二百余里。

判决书下达后，上头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想见见母亲和儿子。

这要求并不过分，上头答应了他，接着就通知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看守所。

他穿着囚服走进了接待室，看见母亲和儿子正等他。母亲一头灰发，面色苦楚，叫了他一声乳名。

他叫了一声娘，声音有些哽咽，便急忙将脸转了过去。他怕儿子看到他眼中的泪水。其实，儿子一直在盯着他。儿子很内向，平常不爱多说话。在贵族学校里，他已经掌握了不少英语单词。那里有英国教师，他可以用英语与他们进行简单的对话。对此，老师曾多次给他打电话夸赞他的儿子，并要他努力配合学校教育，将来出国不成问题……而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东窗事发后，儿子从高高的省城一下落到低低的贫困乡村，靠一个残疾的弟弟来养活。他的家乡虽离省城不是太远，但他深知，儿子要想再从乡村走进省城，大概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本来，他已给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光辉，不想这一下子又倒退了回去。

儿子很懂事地给他抹泪水。

儿子抹着泪水对他说：“爸，叔叔说等我长大后就将劊猪的手艺传给我。到时候，我会挣好多好多钱！我买最好吃的东西给你送去！比如我在学校时吃的

沙拉……”

他的心被刺了一下。面前这个贵族学校的小高才生，未来的出国留学生，如今已没人供他上学。拐腿弟弟靠劊猪养活三口人已不容易，无论如何替他交不起学费，只能传授给他生存的本领——劊猪。他觉得对不起儿子。他原想给儿子铺下辉煌之路……

他的母亲像是看出了他的内疚与痛苦，劝他说：“人生在世，干啥都一样，只要保个平安就是福了！”

是呀，平安是福——直到此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若是自己严格律己，怎会有如此的下场！

他生怕儿子知道他的判决结果，便悄声对母亲说要严格保密，若儿子问起，就对他说他要去边疆服刑。

母亲抹着眼泪点了点头。

不想他再看儿子时，禁不住目瞪口呆。儿子头上不知何时已勒上了一条白布，一下扑倒在他怀中，哭着说：“爸爸，我都知道了！我自己给自己已准备了孝布！叔叔对我说，该死的人若见到给自己穿孝的人托生快！爸爸，您快托生快托生吧！快托生回来当我的爸爸！我没了妈妈，我不能再没有爸爸呀……”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抱紧儿子，心如刀绞，泣不成声……

斗 鸡

易 凡

张三有只大公鸡，叫将军。将军十分了得，体大雄壮，嘴如铁，爪似钩，头顶大血冠，身披黑羽袍，迈着将军步，昂首挺胸，不可一世，神气得很。斗鸡场上，将军百战百胜，威震四方。各地来的斗鸡，很多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将军吓败的。将军的胜利就是张三的胜利。张三靠将军发了财，发了财的张三还想发大财。

这天镇上逢集，张三在镇子的东西南北的进口处，贴了《斗鸡告示》：张三率将军在镇广场摆下擂台，挑战天下敢斗之鸡，赢家由输方奖励一万元。若将军败阵，除奖励对方一万元外，另捐款十万元给镇小学，以资助儿童教育事业。

告示一出，自然有人应战。近的都知将军的厉害，远的就没把将军放在眼里，都认为自己的斗鸡是天下第一。

开战的日期到了。围观者熙熙攘攘，争相一睹为快。

第一场，应战者是来自山南的李四。李四的斗鸡叫鸡王。鸡王是只高大健硕的大红公鸡。鸡王虽说是只山鸡，但土生土长在大山深处，生性好斗，身手敏捷，在山南的地盘上，身经百战，从没输过一场。

双方斗鸡一出场，围观者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黑色将军和红色鸡王，二雄相争，你来我往，嘴爪齐下，腾挪闪跳，博得围观者阵阵喝彩。最终鸡王不敌将军，在将军“喔喔喔”的凯歌声中，败下阵来。

于是，张三赢了一笔钱。

第二场，应战者是海北的王五。王五的斗鸡叫无敌。无敌的身架比起将军来，更胜一筹，算是超重量级对重量级。人们细看，无敌原来是只洋鸡，是老外专门为斗鸡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新品种。无敌一身灰白的羽毛，浅浅的缺少血色的鸡冠，长长的尖利的嘴壳，长长的粗壮的双腿，其貌不扬。据说无敌有惊人的战斗力，又是老外培育的新品种斗鸡中的霸主。

双方斗鸡一出场，围观者都屏住呼吸，为将军捏了一把汗。将军见了无敌，一反常态，没有主动发起进攻，而是雄踞原地，昂首挺胸，喔喔大叫，并将翅膀拍得“啪啪”响，意在威慑对方。那无敌根本就没把将军放在眼里，东盯西看，精力很不集中的样子。其实这也是无敌对敌的高妙之处。将军不前，无敌不进，一硬一软，出现了对峙。王五阴阴地笑着摇头晃脑，张三咬牙切齿瞪圆了眼睛。围观者群情激动，亢奋异常，呐喊助威，自然形成了将军派和无敌派。

张三求胜心切，急忙使出训练招数，蹲在将军旁边，铿锵有力地连着咳嗽三声。只见将军颈毛倒立，眼射凶光，纵身一跃，腾空而起，向无敌猛扑过去。王五见状，哈哈大笑，你国内冠军焉是世界冠军的对手？大吼一声：无敌，上！无敌箭一般向将军冲了过去。顿时，尘土飞扬，毛羽纷飞，厮杀得空前惨烈。将军派和无敌派都忘了呐喊助威，张大嘴巴，晃着脑袋，傻子般哇哇乱叫。不一会儿，无敌明显占了上风，将军且战且退。无敌勇猛异常，全力追杀，将军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这时，将军受伤，鸡冠血流如注。围观者都说，将军必败无疑了。正在此时，谁也没有料到，将军突然腾起，居高临下，闪电般地向无敌的眼睛狠狠啄了下去。随即，一声凄厉的惨叫，无敌失去了一只眼睛，无敌败了。

张三又是一笔巨款进账。

王五输得糊涂，问张三：“无敌必赢，怎么就输了呢？将军必输，怎么就赢了呢？”

张三嘿嘿一笑：“鸡冠是将军的尊严啊……”

接下来，一连几天，将军无敌手，没有了战事。腰缠万贯的张三乐呵呵地准备凯旋，这时，镇小学的老校长拦住了张三的去路，问张三：“你就这样走了？”

张三嬉笑着说：“老校长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我是想捐助十万元给你，可我没有输呀。”

老校长笑笑，说：“你目前虽然没输，可你还没斗完呀？”张三惊诧地盯着老校长的脸：“啥？还有敢斗的？是谁？”

老校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

翌日清晨，镇广场上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都想看看老校长怎样斗张三，老校长拿什么去打败战无不胜的将军。

开战的时间到了，老校长仍没有到场。人们议论纷纷。准备走人的时候，老校长大汗淋漓地背着个大背篋匆匆赶到了。老校长在人们的抱怨声中，顾不了擦汗，就从大背篋里抱出了他的斗鸡。哇！原来老校长的斗鸡是一只个头瘦小、羽毛蓬松的鸡婆呀！不仅如此，老校长又从小鸡娃里，捧出了一群小鸡娃。围观者哗然，都笑话老校长在开国际玩笑。老校长却一脸的庄重，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对张三说：“这鸡婆就是我，这群小鸡娃就是我的学生。”

张三收敛了笑，围观者停止了哄闹。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早已不耐烦的将军，拍打着翅膀喔喔高叫。当它看清面前的敌人是一只拖儿带女的鸡婆时，斗意全无了。将军毕竟是将军，傲慢地走过去，想把鸡婆和小鸡娃们吓跑了事，哪知，鸡婆在小鸡娃的一片惊呼声中，起翅膀，竖起颈毛，竟向将军发起了攻击。将军大吃一惊，还没反应过来，脖颈上就被鸡婆重重啄了一口。将军大怒，要想进攻，却没听到张三的命令。它看张三，张三正呆呆地看着鸡婆和它的小鸡娃们。将军犹豫之际，脖颈上又被鸡婆狠狠啄了一口。这时，围观者一边倒，都为鸡婆大喊助威。将军一下子蒙了。鸡婆在小鸡娃们的欢叫声中，又冲向了将军。将军本能地拔腿就跑……将军败了，确实确实败了。

张三输得奇怪，问老校长：“将军必胜，怎么就败了呢？鸡婆必败，怎么就胜了呢？”

老校长朗朗大笑：“小鸡娃是鸡婆的命根子呀……”

陆地上的船长

谢志强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站在晒谷场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一挥，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喊：起锚，出航！

爹叹了一口气说，疯子的船又出海了。

我好奇地望着他。我没见过海，没见过航船。他迎着照进山坳里的阳光，穿着整齐的制服，很威武，很气派。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

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绿茵茵的连向山岭。接着，他开始踱步。我观察了好些天，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一副沉思的样子。晒谷场铺着水泥。

我发现，他绝不多走一步。接近晒谷场的边缘，他又折回身，继续走。他的皮肤黝黑，不是山民那种黑。是海风吹出的黑，父亲告诉我。我想象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

他走得那么准确。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那么大一艘船，我想，一个移动的晒谷场，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

爹说，别去打扰他，可怜的船长，一个失却了船的船长。我对他生出敬意，他的身材魁伟，把那一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

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有一竿子高了，他仍重复着踱步——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他踱步的时候，晒谷场仿佛在漂移。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

可是，天阴下来了，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发酵似的膨胀，遮住了太阳。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甚至，双手圈成两个圆，罩在眼眉前。父亲说那是他的望远镜。

爹示意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来了，他们想嚷嚷——不要出声，其实，我真想赶过去，登上他的船。

他举起双臂，说，全体注意，风暴来啦！各就各位，保持航速！

我们乐了。他焦忧不安地跑起来，跑到船头——晒谷场的东首。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说赶快采取措施，海水漫进舱里了。

他开始寻找什么，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舀海水。他忙乎着踢稻谷，金色的稻谷飞起，我的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对我的爹说，你去劝劝他，这样糟蹋粮食。

他喊：快，水泵，都躲起来干吗？！他四顾着，像是寻找想象中的船员。我们沉不住气了，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

他冲着我们喊：胆小鬼，你们丢下船逃走呀？你们过来！我命令你们过来，大海可饶不了你们！

我瞧了一眼爹。爹低声说：别过去，他疯病发了，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

我真想过去支援他，他需要帮手。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可能我们过去，能够安慰他——他是我们家

庭中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

他终于停下来，哭腔哭调地说：沉了，沉了，我们的航船，沉了，你们都逃吧，鲨鱼不会放过你们。

据爹说，他那条船，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最后，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触了礁。

太阳钻出乌云。他的声音低下来，喃喃地说沉了，沉了。似乎在念咒语。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好似晒谷场在下沉，下沉。

他走出晒谷场，朝我们走来——登上想象中的小岛。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像经历了一场海上风暴，现在，他的表情呆滞、淡漠。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似乎我们不存在，他穿过我们中间，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

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晒谷场，整平了踢乱的稻谷。我学着他的样子，在场上走，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这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晒谷场，可是，刚才（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只是今天意外，出现了阴天）那场“沉船”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大海无情。我想着遥远的大海，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

江南十匠（选五）

海 飞

弹花匠阮三郎

阮三郎是个瞎子，阮市人，阮三郎少年时候的一场变故让他的眼睛永远也没能看到光明。有人问阮三郎想不想学算命，那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三郎想了很久，说，我想学弹棉花。

阮三郎就学了弹棉花。学会弹棉花后三郎开始一村又一村地辗转，他已经看不到路旁的篱笆和柳树，看不到溪中的小鱼和河面上掠过的水鸟，但是他的身影像春天的一缕风一样蹿遍了每一个村。阮三郎弹的棉花又柔又软，当东家问他多少工钱时，阮三郎睁着一双白眼一笑说，随便给一点就行。

阮三郎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吃得随便穿得随便，收工钱也随便，在他一村一村的辗转中给百姓们送去了温暖。阮三郎还会拉二胡，阮三郎拉的二胡曲风明快，让人听了也很快乐。许多人问阮三郎的眼睛怎么会瞎的，阮三郎说我的眼睛

是因为被人用石灰包砸瞎的。又有人问那么为什么有人要用石灰包砸你呢，阮三郎笑着说，因为我们家遭遇了仇家，仇家将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斩杀了，然后血淋淋地挂在大树上。我逃跑的时候被人用石灰包砸了，但是我命大，尽管我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命大。阮三郎笑着告诉大家这些事，听得大家毛骨悚然，阮三郎却哈哈大笑。

快要入冬的时候阮三郎来到了暨阳城，阮三郎在长弄堂里弹棉花。那时候徐衙里头正在杀猪宰羊，肉香弥漫了整条弄堂。正在弄堂里某户人家弹棉花的阮三郎拼命吸着鼻子，真香啊阮三郎说真香啊，然后他拿起了弹花弓向徐衙走去。他听到了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在招呼着客人落座，阮三郎翻着白眼笑着走了进去，他在那个人面前站住了，他说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徐老爷你的声音多么熟悉啊。然后他转身走了，转到台门的时候突然回转身，弹花弓弹出了两枚小小的石子，一声惨叫过后，徐老爷捂着两只眼睛倒在地上。然后，徐衙里头的许多人都看到一个人从弹花弓里抽出了一柄剑，再然后，这个人纵身飞了起来，片刻过后，所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阮三郎就要离开徐衙了。阮三郎离开徐衙的时候听到了水缸边的响动，他走过去拎出了浑身发抖的一个小孩。小孩趴在地上拼命磕头，小孩说你不要杀我。阮三郎脑子里浮起了多年以前，一个小孩狼狈逃命的样子。阮三郎的剑就架在小孩的喉咙上，但是他没有刺下去，他最后抱起小孩夺门而出拼命奔逃。阮三郎刚走出不久，捕快就拥进了徐衙。

阮三郎带着小孩上路了。阮三郎走的时候一场冬雨开始飘落，那是暨阳城冬天来临的前奏。然后，江湖上开始盛传一个弹花匠的故事，血雨腥风中一个瞎了眼的弹花匠腋下夹着一个小孩在江湖路上东奔西突。小孩很听话，一路上服侍着阮三郎，就连阮三郎的脚也是孩子洗的。阮三郎突然有了那种收他为子的强烈愿望，这是人到一定年龄以后本性里涌出来的东西。阮三郎教他弹棉花，也教他武功。

终于在一个月夜，一位人高马大的英俊青年将一柄剑架在阮三郎的脖子上，阮三郎正在喝酒，他抬起头笑了，他说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只是你再给我三天的时间。青年收起了剑，青年转身离去的时候，阮三郎的一滴泪悄然滑落。

阮三郎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关了三天三夜，青年握着一柄剑一动不动地站在房子外面。房间里阮三郎弹一会儿棉花，拉一会儿二胡，再弹一会儿棉花，再拉一会儿二胡。三天以后门吱呀一声开了，阮三郎揉着眼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件薄薄的棉衣。

青年依然站在门口，风吹起了他的头发，身上落满了露水。青年再一次将剑

抬起来，青年说你还有什么话说，阮三郎说，是该了断的时候了，我现在即便去了也已心安，本来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阮三郎将那件薄棉衣递给青年，然后自己的喉咙也迎向了青年。

一道血光过后，阮三郎仰面躺下了，一切都安静下来。青年将那件三天时间做成的薄薄棉衣套在了身上。此后，江湖上多了一个弹棉花的侠士，专门打抱不平杀恶人无数。据传青年身上穿着一件刀枪不入的薄棉衣，这件薄棉衣出自阮三郎之手，许多人说，要是阮三郎自己穿着这件薄棉衣也不至于命归黄泉，又有许多人说，凭着阮三郎的武功，又有谁能取得了他的性命。

青年一脸冷峻，在他行走江湖的过程中血雨腥风又起，青年行侠之前必先告诉敌人，杀人的是一个弹花匠，叫阮小郎，他把那个阮字说得异常响亮，他说那个阮字的时候，眼中总有泪光闪动。

箍桶匠陈敦儿

自从陈府里头来了一个箍桶匠为小姐做嫁妆后，少爷陈敦儿就喜欢上了箍桶这门手艺。那时候的陈敦儿还只有十岁，他不好好读书却乐此不疲地在院子里铺开很大的场子学做箍桶。陈老爷的咳嗽声在陈府里头此起彼伏，他成片的良田需要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就是少爷陈敦儿。陈老爷忧心忡忡的目光越过假山和花草草，落在不停忙碌着的陈敦儿身上。陈老爷叹了一口气，陈老爷需要的并不是一名箍桶匠。

有一次陈敦儿箍桶，箍着箍着家人就找不到他了，找了很久才听到木桶里面发出的声音，原来是陈敦儿一不小心把自己箍到桶里面去了。从那一刻起陈老爷对陈敦儿彻底失去信心，面对自己经营的庞大家业他感到心痛万分。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陈敦儿，其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家中也来过一个箍桶匠，那箍桶匠箍出了一只只精致的脚盆水桶马桶提桶饭桶，这些桶吸引了少年时候陈老爷的目光，使他一步步走向那些桶。但是最终陈老爷不再去碰那些桶和箍桶的工具，他那时候就已经很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箍桶的。

陈敦儿箍桶的手艺越来越精，做得最绝的是他箍的漱水桶，那是新嫁娘或太太小姐们饭后漱口以后吐口水的精巧小桶。陈敦儿在那桶上镂上花，再让油漆匠上真漆一包，就成了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陈敦儿长得很小巧，远没有陈老爷那样的高大和英武，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那个不喜欢做老爷喜欢做箍桶匠的陈敦儿。

其实陈老爷也没能做多长时间的老爷，1949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陈老爷的大

片良田突然不再姓陈，就连陈老爷豪华的大房子，也突然住进来许多人家，这些人以前都是他的佃农。陈老爷坐在陈府里头绵软的阳光底下晒太阳，他越来越喜欢在无数个无所事事的日子昏昏沉沉地晒太阳了。陈敦儿就在他不远的地方箍桶，他每天都很忙的样子，他不停地箍桶，大大小小的桶堆满了天井，成了孩子们钻进钻出的玩物。有一天陈敦儿刚箍好一只桶，他看到陈老爷坐在藤椅上歪着头笑，嘴角边流着涎水。陈敦儿走过去说，爹，爹你怎么了？陈老爷再也没有答应他。

陈敦儿替父亲发了丧，现在陈敦儿完完全全靠手艺吃饭了，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暗自庆幸。许多时候他也会走上田头，看那些本来属于陈家但是现在已不再属于陈家的良田里草紫花儿开放，田野的风多么好啊，青草的气息多么好啊，陈敦儿面露笑容巡行在田野，然后是1953年的一场洪水如期来临。陈敦儿看到浊黄的水冲开决口，看着水一点点漫过门槛漫过桌面漫过房屋，像蛇一样游遍整个村落。村里人都拆了门板倒出了水缸里的水，然后在水面上可以看到浮浮沉沉的许多人。陈敦儿的木桶也浮起来了，让人们想不到的是他的那么多大木桶全部用绳子连在一起，冲也冲不走，就像是浩浩荡荡的船队。陈敦儿像一个船长一样坐在第一只木桶里，太阳白晃晃的很刺眼，这让陈敦儿的眼睛很不舒服。他不停地骂娘，不停地救人。他在救起媚娘的那一刻突然停止骂娘，他伸出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抓住的居然是一只鲜藕一般的手，他的目光顺着这只手往其他部位延伸，他看到了一张异常美丽的脸鲜花一样盛开在他的眼前。

陈敦儿面对洪水突然流下了眼泪，这是一个他等了很久的女人，他在心里说我一定要娶她我一定要娶了她。陈敦儿和女人还有许多被他救起的人漂流到一个小镇上，他们在小镇扎下了根。陈敦儿对女人说你嫁给我吧，女人想了很久，女人先说自己有老公的。陈敦儿说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老公你就不能算是有老公的。女人看了陈敦儿很久，叹了口气说，好的。

陈敦儿就守着女人过起了他的小日子，陈敦儿凭着一身手艺让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女人侍候了他好几年，好几年以后的一个清晨，女人去河埠头洗衣服，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只看到河面上漂着的几件衣服，还有就是一条平静流淌的河。许多人说这个女人是水命，明明被陈敦儿从水中救起了却仍然死在了水中。陈敦儿在河边哭出了抑扬顿挫的声调，哭完了陈敦儿就回到了自己的箍桶店里，很认真地箍一只小脚盆。

多年以后，多年以后是陈敦儿垂垂老矣的时候，他坐在店铺门口晒太阳时也会流出涎水，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死的时候也是坐在阳光下嘴角流着涎水，陈敦儿突然有了那么一种害怕。但是他仍然箍着桶，他的眼睛花了手脚不

灵便了，箍桶的水平却仍然不减当年。箍桶的手艺在民间流传的越来越少，这时候一个报社的记者来做了一篇通讯，叫作《最后的箍桶匠》。还有法国人也来拍了电视，陈敦儿突然像一个红人一样，让许多人都心生羡慕。法国人还给了陈敦儿一笔钱，说是谢谢他，这是他协助拍摄的佣金。陈敦儿拿着花花绿绿的钞票让银行的人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叠数量可观的美金。

陈敦儿终于离开了尘世，他死在一只陈旧的木桶里，而且他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地死在了木桶里。大家帮忙把这只木桶抬上山，埋了，老人们说这只木桶就是当年救女人的那只木桶。后来有消息说，法国人来拍电视是假的，给他送钱来是真的，因为这些法国人的老板是一个叫陈香莲的女人，她是香港大老板。又有消息说陈香莲就是那个陈敦儿救起了的女人，她并没投河而是去寻找丈夫了。还有消息说，陈敦儿把钱留给了当地一所破败的小学，小学重建后，每逢学校的升旗仪式，学生代表总要在台上向陈敦儿爷爷表态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做革命接班人，于是一个优秀箍桶匠的形象就在师生们心中越来越清晰。

木匠李直

名满暨阳的斯宅大财主斯元儒要造一幢一千根柱子组成的大房子，斯元儒让人把告示贴遍了暨阳城的大街小巷。然后，就有上百木匠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斯宅，他们是想来包下这个工程的，如果工程包下来了，那么这幢大房子建成后包工程的木匠也将成为一个不小的财主。

斯元儒穿着白色绸衫，他指了指堆在地上的一棵棵歪来扭去的树，轻声说，这些木头可以派什么用场？一个木匠走了，又一个木匠走了，这样的木头除了当柴烧还能派什么用场呢，上百木匠又像一群蚂蚁一样四散走了。在空荡荡的门前，突然多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也轻声说，这些木头可以做架马。架马是江南一带木工用的辅助工具。斯元儒看了年轻人很久，年轻人也看了斯元儒很久。斯元儒说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说，我叫李直。

从此李直的影子就时常出现在斯宅千柱屋的工地上，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干活，但是他一直称自己是著名的木匠。有许多时候，他关起门来读书，而且写写画画。他把斯元儒让他住的房子当成了书房。当然也有许多时候，他会出现在工地上，工人们都是他招募来的，工人们对他异常恭敬，工人们都叫他李师傅。他从来都不曾和工人们说话，他只会听到工人叫他时，轻轻地答应一声。

隔一些日子，他会拿出一张图纸，再隔一些日子他又拿出一张图纸，东阳来的木雕师傅也来了，义乌来的砖雕师傅也来了，许多的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像一

支部队一样。李直就是首长，李直发誓要造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房子，它不会比皇宫大，但是却至少要比皇宫精致。许多工匠都发现，李直的头发居然在短短一年内变白了，而工程却迟迟还未能完工。工匠们还发现，斯元儒的女儿斯冬梅，经常跟在李直的屁股后头巡视工程进度，再还有就是斯冬梅咯咯的笑声经常出现在李直房间里。

千柱屋完工的时候，斯元儒请工匠们大吃一顿，这样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房子，精致无比美轮美奂，方圆几百里恐怕无人能比。斯元儒给工人们发了工钱，然后斯元儒说，今天我把小姐斯冬梅许配给李直。工人们正在划拳行令，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很静。少顷，工匠们齐声欢呼，李直笑了笑，李直用手理了理头发，他的头发像一丛白菊一样怒放着。

接下来的日子，李直就在千柱屋里住了下来，李直住下来后只是读书写字。斯冬梅常伴着他，斯冬梅有一天对他说，我爹说你不是木匠，你可能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但不会是一个木匠，因为你的手这样白嫩，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锯斧刨。李直说，我不仅是优秀的设计师，我同时也是优秀的木匠，优秀的木匠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做活的，就像优秀的厨师从不自己切菜一样。

斯冬梅笑笑，斯冬梅在又一个日子里说了同样的话，李直说，你拿工具来。锯斧刨等工具都拿来了，千柱屋里住着的斯元儒一家包括老妈子等几十口人也全来了，其实斯元儒一直想看李直究竟会不会做木匠。斯元儒说，李直如果你做不来木匠你就得离开这里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给的是一个优秀的木匠。

李直没说话，李直取了一根歪七歪八的木头，到黄昏的时候他做了一匹歪来扭去的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在大笑声中他们开始离开，只有李直一个人羞得面红耳赤，立在原地不知所措。而他白嫩的手上分明多了几个紫血泡。

李直要离开了，李直离开的时候斯元儒付清了所有的工钱。离开之前，斯元儒请李直吃一个刚刚送来的西瓜，李直拿起一把凿子，三下五除二把西瓜分成许多块。然后他拿起一块笑着说，这一份是我的。他边吃西瓜边走出了千柱屋的大门，走出许多路以后他扔掉了手中的西瓜，一回头看到了倚在门框上的斯冬梅。李直就笑了一下。

斯元儒也在吃西瓜，他吃了很多西瓜，他的心里也在笑，女儿许给木匠那是自己一时冲动，现在这个相当知趣的木匠自己走了。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用小凿子切的西瓜竟平整得像刀切一样。他愣住了，一阵风吹来，那匹院子里李直做的木马，原本是站着都在晃的，现在在风力作用下竟然唧唧唧地慢慢奔跑起来。斯元儒的脸突然变青了，他遇到的并不是一个只为了赚一点工钱的木匠，而是一个世外高人。